



# 第二次握手

张 扬





# 第二次握手

张 扬

封面设计：孙凤娣

## 第二次握手

张 扬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13印张 2插页 250千字

1979年7月北京第1版 1979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0册 定价0.84元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马克思

人与人之间的、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

——恩格斯

## 引 子

辽阔、深邃的大海，有时风和日丽，碧波万里，有时却狂澜怒涛，风险浪恶。然而，不管它以什么面貌出现，不管它有着怎样变幻无羁的性格，却总是充满着生命力，汹涌澎湃，永不止息。无论在港湾、海峡、沙滩，还是在礁石、急流、航道，处处都有浪花在激溅。那一簇簇银白色的浪花，不是向人们报道着海洋的脉搏不停地跳动着的讯息吗？

在生活的大海中，也处处飞溅着浪花。生活的浪花，向人们报道着时代的脉搏、社会的讯息。我们在下面将要叙述的故事，就是从我们时代的社会生活中剪取的一朵小小的“浪花”。它告诉人们，在昨天和今天，在我们可爱的祖国的大地上，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以及人们的思想、情操、精神面貌，发生着多么引人深思的变化。

一九五九年深秋，在首都一个落霞辉映的黄昏时刻，那披上金黄色轻纱的前门城楼，巍峨地屹立在天安门广场南端，城楼下行人如织，车水马龙，熙来攘往。故事就开始在繁华的前外大街旁一条僻静的小巷深处……

##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描写老一代科学家的事业、生活和爱情的小说。

作者通过苏冠兰、丁洁琼、叶玉茵等人的不同境遇，反映了解放前，面对我国内忧外患、濒于灭亡的现状，他们忧国忧民，试图走科学救国的道路。然而，在那样的制度下，他们的努力非但无补于国家和民族，即使自己的科研事业和个人命运也惨淡潦倒。只有解放后，在社会主义的阳光沐浴下，他们的愿望才得以实现。

这部作品情节曲折，语言生动。它热情地歌颂了党，歌颂了周总理，歌颂了社会主义制度，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虚假的民主。作者也以细腻的笔触，通过发生在知识分子阶层中深沉曲折的生活经历，刻划了苏冠兰、丁洁琼、叶玉茵等爱国科学家的感人形象。

## 目 次

### 引子

一	深巷来客	1
二	不眠之夜	15
三	旅途邂逅	20
四	暴风雨中	26
五	淞咀医院	30
六	金陵道上	42
七	“杂种修斯”	63
八	苏氏彗星	77
九	“终身大事”	93
十	“一言为定”	106
十一	周公吐哺	113
十二	鱼传尺素	129
十三	不意变故	137
十四	暮色苍茫	149
十五	梦为远别	160
十六	基督狞笑	173
十七	鸿途万里	185
十八	无价之宝	194

十九	十年离别	200
二〇	丁氏构造	207
二一	神秘信箱	223
二二	黑蘑菇云	231
二三	深夜“回声”	244
二四	“东雅”烈火	256
二五	石头城下	277
二六	“无形钢锯”	289
二七	鲁宁将军	298
二八	紧急警报	306
二九	不速之客	313
三〇	月圆花好	322
三一	心灵呼唤	329
三二	群星灿烂	338
三三	握手重逢	347
三四	此恨绵绵	359
三五	红热的心	366
三六	贵宾室里	379
三七	胸海巨澜	391
三八	阳光普照	399
	尾声	407
	后记	410



## 一 深巷来客

一辆淡蓝色的小卧车，穿过繁华的前外大街，驶入了一条静僻的胡同，平稳地停在一个旧式的灰砖门楼前。一位两鬓银白、面目清癯的穿深灰色呢大衣的中年人，推开后座门，下了车。他舒展了一下高大的身躯，取下银灰色的鸭舌帽，用深情的目光环顾了一下有二三行人匆匆走过的小小街巷。

一个圆脸姑娘随着钻出了小汽车，站在高个子面前笑道：“苏老师，您到家了！”

高个子信手捋了捋银白色的头发，深有感触地点颌道：“是呀，到家了。快半年了啊……”他将目光收回，缓缓地停在姑娘脸上，说：“到家里去坐坐吧！小星星，你师母一定很想念你。”

“我常见到师母，今天就不去了。”姑娘摇摇头，坐进小汽车里，然后，又探出脑袋来顽皮地一笑，“师母一定更想念您啊！”

“咱们的金星姬同志，今天算是说出了一句挺得体的话。”司机座上一个小伙子从车窗探出上身，把帽子歪在一边，搔了搔头发。

“你又贫嘴！”姑娘在司机肩上揍了一拳，喊道，“我什么事得罪你了，赵德根！”

“老天在上，我可真不算贫嘴。”赵德根皱着眉头，抚摸着肩膀不高兴地嘟哝道，“不然，我早就会告诉苏副所长，在他出国这半年中，他心爱的学生小星星同志，在精神生活方面，或者更准确点说，在感情方面已经发生了内容多么丰富的变化了……”

高个子默默地微笑着。

“讨厌鬼！”姑娘脸红了，在司机肩上、背上又使劲插了几拳，一迭连声地喊道，“快开车，快开车，你这长舌头，讨厌鬼！”

“是，是，遵命！”赵德根在窗口歪歪脑袋，眨眨眼笑道，“苏副所长，再见！”

“再见，小赵。谢谢你啦！”

淡蓝色的轿车尾部喷出一股白雾，缓缓地向胡同另一端驶去。

鬓发银白的高个子目送汽车远去，戴上鸭舌帽，转身走进庭院。

这是一所典型的北京式“四合院”，里面住着三户人家。在四幢相对的灰砖平房中间，是一个灰砖铺就的长方形小院。院当中砌着个花坛，上面陈放着十几盆盛开的菊花。花坛旁那棵一丈多高的红海棠树，枝条被修剪得疏密适度，整个庭院更显得古朴、静谧。只有当阵阵清风吹拂，从盆菊和海棠树上落下的枯叶在地上沙沙作响时，才偶尔划破院中的沉寂。

“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高个子在院中停留了片刻，微微眯上明亮的双眼，深情地仰望着海棠树枝条上缀满的绛红色果实，用几乎听不见的低微语音，情不自禁地吟诵了两句宋词。他又微微一笑，自言自语地说：“海棠树啊，你也不‘依旧’了！半年前烂漫花朵盛开在枝头，今天，却是子实累了……”然后，他恋恋不舍地收回目光，穿过庭院，步上自己家的台阶。

这是一座坐北朝南、阔檐高台的建筑。门的上方镶着花格玻璃，里面悬着苹果绿的纱帘。他尚未走进房门，就听得从室内传出一阵收音机的清晰而低微的声响：“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报告首都新闻。”

高个子刚想伸手推门，又犹豫了一下，侧耳倾听。

“……中国医药考察组一行七人，在对西欧、北欧十国进行为期半年的访问后，在副组长、第一医科大学实验药物研究所副所长苏冠兰教授率领下，今天中午乘飞机回到北京。”

苏冠兰教授微微一笑，思忖道：“人还没进家门呢，无线电就报信啦！”

“……前往机场迎接的有，首都医药卫生界有关负责人吕琰、鲁宁、申以哲、罗语眉……”女播音员用悦耳的语音继续报告，“先期回国的考察组组长、中央卫生科学院副院长武冰和在京的考察组其他成员，也到机场迎接……”

室内传出一声轻叹：“电台都广播了，人怎么还没到家呢……”

“谁说没有到家！”苏冠兰推开房门。

“冠兰！是你……”一位中年妇女从餐桌边倏地站起来，两手扣在胸前。她两鬓的不少白发反射着光泽，一对圆圆的眼睛晶光闪烁。

“是我啊，玉茵！”

“啊！”玉茵短促地叫了一声。她扑到苏冠兰身前，攥住丈夫削瘦而柔软的双手，胸部急剧起伏着。“冠兰，我没有看错么？不是在做梦吧？”她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丈夫，用激动的语气喃喃地说，“这半年来，我一个人静下心来常想，过去的一切，也许都是梦。”

“不是做梦，玉茵。”教授抚摸着妻子凉浸浸的手，凝视着那一双睁大的、饱含泪花的眼睛，温存地说，“不是做梦，现在我们俩确实在一块了。你的两只杏仁眼正盯着我，离我的脸只有四英寸远……”

玉茵略显苍白的面庞上泛起两朵红晕。她咬了咬嘴唇，瞅着丈夫：“孩子都这么大了，咱们的头发也白了，还这么爱开玩笑。”

“孩子！”苏冠兰感到从中枢神经传出一股热流，浑身微微一震，“孩子们哪儿去了？”

正在这一刹那间，通往卧室的房门忽然打开了，露出四只圆圆的大眼睛，紧接着爆发出一阵欢呼和清脆的喧闹：“爸爸，爸爸！”“爸爸回来啦！”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姑娘争先恐后地跑出来，扑向父亲舒展开的双臂……

玉茵轻轻透了一口气，双手放在背后，倚靠在门框上，深情地凝视着沉浸在欢乐中的丈夫和孩子们。

“爸爸！您从国外回来，带回来什么好吃的东西？”五岁

的男孩苏圆忽然问道。七岁的女孩子苏甜瞪了弟弟一眼，生气地喊道：“又是吃！你这个小馋虫，光知道吃！爸爸在国外工作了半年，你也不问问爸爸辛苦了，一张嘴光问吃的。”苏圆眨了眨眼，辩解道：“我问了吃，待会儿就会问爸爸辛苦了。”

“啊哈，没想到，我的小馋嘴儿子，如今又变成了小油嘴了！”苏冠兰呵呵一笑，在儿子圆滚滚的脸蛋上亲吻了一下。苏圆格格地笑着，躲开父亲的胡须。教授抚摸着苏甜的脑袋，问道：“告诉我，好女儿，你已经成了小学生，是吗？可是学习成绩怎么样，有多少门不及格的？”

小姑娘伸出一根胖胖的手指，说：“连一个三分、四分都没有，全部是——”

教授装出吃惊的模样，“啊哟，全部是两分？”

小姑娘骄傲地张开手掌：“不，全部是五分！”

教授高兴地张开长长的双臂，紧紧搂住自己的孩子们，笑着说：“好啊，小甜一定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医师！你不是想当个大夫吗？小圆要向姐姐学习，要成为有本领的人。有了本领，将来才能为建设咱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贡献力量啊。”

苏圆伸开两只胳膊，叽叽喳喳地嚷道：“我可不当医师，我要当解放军，当飞行员，驾起喷气式战斗机，呜——满天飞呀、飞呀……”

不知过了多久，也不知玉茵费了多少力气，才把孩子们从丈夫怀抱中拉开。她帮着苏冠兰脱下深灰色呢大衣，催促道：“快去换一下外衣和鞋子，准备吃饭吧，饭菜都热了又

凉，凉了又热，不知多少遍了。”接着，她又打发孩子们洗手和收拾餐桌。

书房就在这间兼做客厅的餐室旁边。苏冠兰教授步入窗明几净的书房，随手关上房门，满意地环顾着一切。屋子的南壁开着一扇很大的花格子窗户，苹果绿的窗帘半合半闭，透过那一块块细小的图案状玻璃，可以隐约窥视院中的一部分景物。临窗放着一张红木大书桌，桌上陈设着一架“熊猫牌”收音机，喇叭中正传送着轻快的圆舞曲。这是接着“首都新闻”之后的周末音乐会节目。书桌的一侧墙角摆着个两三尺高的角橱，下方是几盆盛开的菊花，橱上是一架电视机，书桌的另一侧墙角，摆着一张蒙着猩红色天鹅绒罩面的单人沙发。贴着小书房的另外两堵墙壁，陈列着四个大书橱，透过玻璃橱窗可以看到里面一排排的书籍、资料、手稿和文献，其中有苏冠兰教授本人的一些化学、药理学方面的著作，还有一部袖珍外文打字机。房间的中央，一盏式样别致的吊灯下，放着一张小圆桌，桌上摆着一只圆型金鱼缸和几只玲珑的小座钟，以及一面椭圆形小镜。除了一架鸟笼似的座钟在滴滴哒哒地走动外，其余几只座钟都“沉默”着。苏冠兰始终不明白，他所接触过的一些外国友人，为什么那样热衷地把各式各样的小座钟作为私人之间的礼品互相赠送。小圆桌边有几张软垫靠椅，圆桌面上还放着一迭手稿和一部精装的大部头书籍，借着窗外透进的暗淡的光线，可以看见烫金的书名《病毒分析》，书名下面印着著者的姓名：张季文、叶玉菡。

苏冠兰望着书房中的一切陈设物，打量着一尘不染的

大书桌、小圆桌、书橱……满意地微笑了。他喜欢干净、整齐、有条理的生活，喜欢这个同样干净、整齐、有条理的环境，更喜欢为他布置了这个生活环境的伴侣——玉茵。

教授从小圆桌下拉出一只小凳，将右脚搭上去，开始解皮鞋带。这时，从椭圆形小镜中正好映出他清癯的面孔：白皙而细腻的皮肤，两道浓密的、白花花的剑眉，高高隆起的长鼻梁，经常紧闭着的薄嘴唇上蓄着修剪得很得体的、雪白的小胡须，宽阔而突出的额头上有几道浅细的皱纹，两鬓铺着如霜的短发。如果说苏冠兰教授的面貌与半年前出国时有什么不同，那就是白皙而细腻的皮肤经常显得很红润。这并不是“返老还童”，而是高血压的症状。前几年，他经常服中草药，坚持练气功，有效地控制了血压。可是最近半年在西方世界，没有中草药，而最昂贵的合成化学药品，对高血压也没有稳固的疗效。至于气功疗法，也在繁忙的工作中丢开了。于是，在他“满载而归”的收获物中，有了一项大大升高的血压。关于这一点，苏冠兰在书信中从未向妻子透露，归来之后自然也不打算提起。不过，他也知道，玉茵是个老练的医师，这个明摆着的秘密大概是隐瞒不了多久的。

教授决定扭转注意力。他微微眯上一对明亮的长眼，提高嗓门对隔壁的妻子说：“听我说，玉茵，我刚满五十岁，为什么头发、胡子、眉毛就全白了，倒象个七十岁的老头儿？”

玉茵一面在热气蒸腾中张罗饭菜，一面漫不经心地答腔：“我怎么知道？不过我想，可能是由于某种遗传因子在

起作用，爹不是很早就白头了吗？”

苏冠兰一笑：“哈，我说玉茵，你真是三句不离本行，研究了多年病毒遗传理论，一开口就是‘因子’。”

“别取笑啦！”玉茵在另一间房中也忍不住笑了。

苏冠兰瞥了小圆桌上的《病毒分析》一眼，问：“你和张季文写的这本书，一定是由你写有关病毒遗传的章节吧？封面是朱尔同设计的吗？”

“是的。此外，关于原生质理论、微量分析、生物化学测定等章节，也是由我执笔的。身体不好，写起来很吃力，这本书主要还是老张的成果。”

“你体质太弱，又有心脏病，已经提前退休了，不要操劳过度啊。我在国外，最担心的就是你的身体。”

“别人都在紧张工作，眼下，科研战线又一片热气腾腾，听说周总理对病毒研究也很关心，我怎么能闲得住呢……”

苏冠兰心头一热，接口说：“你说得也有理。我们这次也就是依照毛主席向外国先进经验学习的号召和周总理的亲自部署，出国进行长时间考察、学习、访问的，收获不小啊！回来了，得把看到、学到的先进东西好好运用到自己的科研实践中去，好好干一场！”

苏冠兰教授换上拖鞋，脱下银灰色的呢质中山服上衣，挂在书桌旁的壁钩上。壁钩就在窗边，教授随意朝窗外瞭了一眼，只见院中走进一位中年女子。

苏冠兰透过嵌花格的窗玻璃，漫不经心地打量着这位装束华贵、器宇不凡的女客人。她穿着淡咖啡色裙装，敞领中衬着乳白色印度绸纱巾，别着一枚硕大的红宝石胸针，披



着深紫色镶黑格呢绒斗篷，身材修长，仪表端庄。她那璧玉般皎洁的面庞上，嵌着一对引人注目的丹凤眼，乌黑发亮的长长的卷发，在脑后盘成一个隆起的高髻，显得别有风韵。然而，她的整个面庞却显得淡漠、冷峻、毫无表情。

“她是谁呢？”苏冠兰心中涌出某种不安的预感，“我好象在哪里见过她……”

女客人大概刚刚走进这个小院。她犹豫不决地伫立着，缓缓环顾着四周的房屋和院中的景物：盆菊、花坛、海棠树……

正在这时，住在苏家对面的刘述从自家房门中走出来，到屋檐下推自行车。他是作家协会的秘书，据说过去是个诗人，但是已经多年不动笔了。长期枯燥的机关生活消磨了他的才气，同时也弄得他的外表和体态有些古怪：背有点驼，头顶光秃秃的，近视眼镜厚得象茶杯底，身材似乎也缩矮了一点。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妨碍他的视野。他一眼瞥见这位素不相识的女客，客人美丽的容貌、淡漠的神情和华贵的装束，几乎差一点要唤起诗人当年的“灵感”。刘述微微有点吃惊，他怀疑自己大概是遇上了一位“维纳斯”女神。

女客望着刘述，脸上掠过一丝淡淡的微笑，颌首道：“请问，苏冠兰先生是住在这儿吗？”

“是的，苏教授就在这儿住，我们是邻居。”诗人抬抬近视镜，避开“女神”那一对熠熠闪光的丹凤眼，“听说他今天刚从国外回来，现在可能已经到家了，请您上他家去问问吧。”